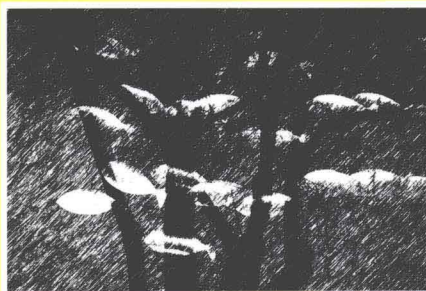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四辑



一条自由飞翔的鱼

江东璞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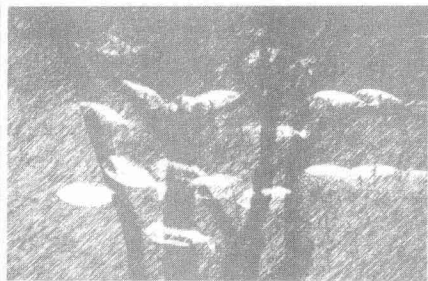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AI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四辑



一条自由飞翔的鱼

江东璞玉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条自由飞翔的鱼 / 江东璞玉著. —南昌:百花
洲文艺出版社, 2013. 10

(微阅读 1 + 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0802 - 1

I. ①一… II. ①江…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2368 号

一条自由飞翔的鱼

江东璞玉 著

出版人:姚雪雪

组稿编辑:陈永林

责任编辑:赵霞 龚晴瑜

出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12

版次: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28 千字

书号:ISBN 978 - 7 - 5500 - 0802 - 1

定价: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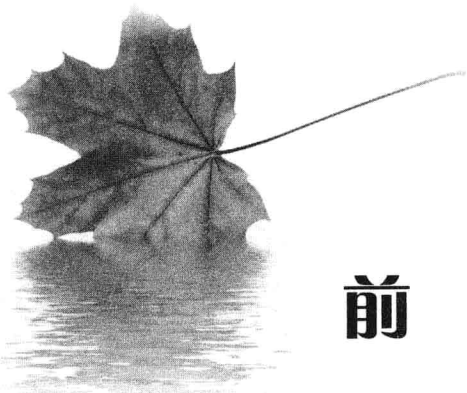
赣版权登字:05 - 2013 - 357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0791 - 86895108

网址:<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3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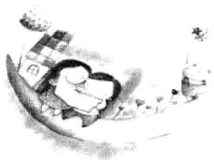
目 录

感谢蚊子	1
才女惠子	4
浇花	6
强子和麦子的故事	8
下辈子不能在一起	11
看电影	14
账房先生	16
爷孙卖药	19
一生	21
一里一里的阳光	24
一碗羊肉泡	27
欲望树	29
知心聚	31
花瓶	34
张梅	36
我想让你拥抱我	38

枇杷熟了	40
莲花	42
卖菜	45
师徒	47
乡场上	49
生意	51
那儿，有一片桃林	53
怀念狼	56
父亲病了	58
车上车下	61
美子	63
北山王	65
小巷名人	68
理由	71
一辆自行车	74
狗日的村长	76
绝招	79
小城名脸	81
打工归来	83
小城诗草	85
布袋子	88
作家是个鸟	90

小城名腿	92
打牌	94
苏盛的冰箱	96
吃烟	99
女模特与流浪汉	101
离婚	103
一条自由飞翔的鱼	105
花期已过	107
谋杀	109
父亲的大学梦	111
是谁偷了我	113
撵走和撵不走的	116
唱着生活的男孩	118
红颜	120
指印	122
大总管	124
演丑旦的男人	127
二贵的风流事	129
作家鱼得水	132
杨可是	134
同学	136
远逝的纸鸢	138

摄像头	141
喜羊羊与灰太郎	144
生命的密码	147
聪明人	149
残疾人	151
我是自己摔倒的	153
厕所不收费	156
扎堆儿	159
忙啊忙	162
谁的摩托丢了	165
该死的春运	168
所在地	171
喝豆浆	173
人人都能做领导	176
一支烟其实怎样	179
官司	182



感谢蚊子

馋娃现在不叫馋娃了，叫单凹，音同字不同，写起来很简单、很文学、很有档次的名字。但他仍然记得他叫馋娃时那一记耳光，这个耳光像三伏天的一声炸雷，震得他二十年来都不得安宁。尤其是现在，那个给他一记响亮耳光的人就在他手下干事。看着这个昔日比自己优秀、给了自己一记耳光，并且是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当着他暗恋的贺婷婷的面，单凹的心就更是疼得难受。

二十多年前，馋娃在老家农村上初中，因为离家近二十里，他就在学校上灶了。馋娃的饭永远是苞谷糊汤和从家里拿来的酸菜，也永远是“初三（3）张馋馋三两……”。不这样不行啊，馋娃家里穷，两个姐姐没上到五年级就回家割草喂猪了，大哥快三十了还没娶下媳妇。馋娃就是在同学们的嘲笑中走进教室的。教室里已经有七八个男生，四五个女生扎成两个堆儿边吃饭边聊天。看见馋娃进来，金宝端着崭新的搪瓷碗站起来，哇，又是初三（3）张馋馋三两啊！馋娃从家里拿不来馒头，不管是黑馍还是黄蕃馍，永远没有。他就只有吃三两了，别的同学吃的是二两。馋娃红了脸，低了头，独自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吃饭。馋娃没有想到的是金宝在和那几个同学叽咕了一阵后，走过来，猛地在他左脸上拍了一巴掌，这一巴掌很响亮，似乎把教室的屋顶都要掀翻了。

馋娃眼冒金星，他看见贺婷婷嘴角的笑，那笑更刺伤了他脆弱的心。馋娃红了眼，要把手中的饭碗扣到金宝的头上时，金宝却堆起笑脸，对不起，对不起，我看见你脸上有一只苍蝇，原来是一个黑痣啊……

面对屈辱，面对嘲笑，馋娃唯一能做的就是废寝忘食地学习。

三年后，馋娃终于考上了大学，跳出了农门。当馋娃重新回到洛州时，他的名字已经摔掉了土得掉渣的俗气，而是文雅的有些拗口了。在



每一张开出的罚款票据上，“单凹”两个字龙飞凤舞，充满了张扬和霸气。

从现在开始，我们说到我们的主人公便要叫“单凹”了。单凹遇到金宝是在一个阳光把人烤得流油的中午。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穿着制服的单凹站在摆地摊的金宝面前时，他们两人一时间都愣住了，他们没有想到二十年没有见面，见面竟然是这样的情形，和二十年前的身份相比简直是倒了个儿。金宝认出站在面前穿制服，拿罚款收据的是馋娃后，忙从身上掏烟，单凹已经从惊愕中恢复常态，他装作不认识金宝了，板起面孔说，交罚款吧，十元。金宝掏烟的手僵在了口袋边。单凹又一次严厉地说，交罚款吧。

看着饭桌上显然没有食欲的单凹，贺婷婷说，你今天怎么了？病了？单凹说，我遇到金宝了。哪个金宝？就是我们上初中时那个金宝啊。他爸是公社革委会主任的。贺婷婷就笑，怎么？又想起那一耳光了？单凹叹一口气，说，本来就没忘记，这下又想起来了。这顿饭就吃得没滋没味。更要命的是从那天以后单凹是茶饭不思，夜不能寐。贺婷婷说，去看医生吧。单凹说我没病。

单凹不想见金宝，可又不得不见。金宝好像和他拗上了，专在他管辖的地盘上摆摊，也不再做给他掏烟的动作，老远看见单凹来了，就从手里抽出一张十元的票子准备好了给他。看着金宝眼里轻蔑的目光，单凹恨不得撕一百张罚款收据丢给金宝，遗憾的是他只有十元的最高罚款权限。

睡在贺婷婷身边，单凹想象着用巴掌在金宝脸上猛抽一下的快感。这个有快感的梦没做多久，金宝就在他的辖区租门面开了一家门市部。款是不能再罚了——就连这一点点的优越感也被剥夺了，单凹想到一记耳光之耻没有雪洗的机会心里就痒痒的。贺婷婷说，算了，不就是一记耳光吗，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了。再说，我这个你当年暗恋的对象不是也睡在你身边了吗？单凹说，那不一样，如果他现在是我的领导，或者是大款那就另当别论了，关键是他现在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的人凭什么打我那么响亮的一记耳光？况且是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当着我暗恋的女生的面……

日子还是这样过着，单凹按部就班地干他的工作，金宝早出晚归地做他的生意。两个人见面了不冷不热地打个招呼。单凹还在夜里做抽金



宝耳光的梦，但只是梦而已。就在单凹以为他今生都没有雪洗一记耳光之耻时，机会却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已经做了阔太太的当年班花提议，“五一”节那晚，在洛州城生活的同学搞一次聚会。就在这次聚会上，单凹和金宝竟然阴差阳错地坐在了一起，竟然是邻座。酒至半酣，单凹忽然感觉到报仇、雪耻的机会来了，他斟满自己和金宝面前的酒盅，站起来冲金宝说，来，咱哥俩干一杯！这杯酒刚下肚，单凹猛地在金宝脸上抽了一个耳光，这个耳光很响亮，雅间里两个桌子上的人都把目光瞅过来。

单凹张开手掌给大家看，没什么没什么。我帮金宝打死了一只蚊子。

单凹细皮嫩肉的掌心里有一个黑点，谁也看不清那是不是蚊子，但夏天的夜里是该有蚊子的吧。人们只看到单凹的脸在橘黄色的灯光下红光满面。





才女惠子

惠子是一个才女。十八岁上高中时惠子的诗就发表在洛城的《洛河》诗刊上。那时候，是顾城、舒婷、北岛、席慕容最鼎盛的时期，也是诗歌最鼎盛的时期。洛城写诗的男男女女多了，而真正写出名的就是惠子。惠子的诗很有灵性，惠子的诗上了《星星》，上了《诗潮》，有一首十二行诗还上了《诗刊》。

写诗出了名的惠子在那次小城文学创作座谈会上认识了同样写诗的黎明。黎明是小城中学的语文教师，黎明爱上了惠子其实是从惠子的诗中爱上的。多年以后，惠子才明白，黎明爱诗准确地说爱惠子的诗胜过了爱惠子。当惠子和黎明走进平凡的婚姻后，惠子头上才女诗人的光环在黎明的眼里慢慢褪色，直到消逝。黎明在一天晚上抚着空空的被窝，看着伏案写作的惠子，黎明空落落的心里忽然悟到，他要找的女人根本不是惠子，他要找的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知冷、知热、知道心疼男人的女人。惠子的诗发表的越来越多，惠子和黎明的距离越来越远。惠子说黎明简直俗不可耐，黎明说惠子不食人间烟火。

离婚！两个人同时从嘴里说出这两个字时都大吃一惊。看着还在写 a-o-e 的女儿，惠子和黎明在婚姻的长河里又走过了半年，婚姻还是走到了尽头。没有争吵，没有上法庭，两个人很平静地分手了。

离了婚的惠子更加勤奋地写诗。惠子说，只有诗才是她的全部世界啊。直到惠子的诗集出版后，惠子才知道诗其实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出版这部诗集花费了她近乎半生的积蓄，而卖不出的诗集像一张张冷嘲热讽的脸，这让惠子怀疑她当初舍弃婚姻而追求的事业是不是错了？令惠子大彻大悟的是她碰到昔日的闺房密友也是前夫现在的爱人牵着女儿逛街的情景。看着女友欣赏女儿时满脸的幸福和满足，小女孩天使一样的笑容，惠子的心如二月春雷般一动。这种震撼是她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看着前夫从远处走来，夫妻二人牵了孩子的手欢快离去的背影，惠子竟然呆呆的不知身在何处？

惠子再婚时已是三十挂零了，和她走进婚姻殿堂的男人比她还小五岁。男人搞绘画，是真正的艺术。惠子这样说。总结上次婚姻失败的教训，惠子心安理得做一个家庭主妇。惠子买了家庭日用食谱，买了育婴知识小册子，买了怎样做一个好妈妈……每天早上，惠子都会去菜市场按前一天晚上开出的菜谱买菜，精选细做，照着摆在案几上的菜谱一步一步做出色香味俱全的菜肴，看着下班后的丈夫津津有味的吃相，惠子陶醉在幸福婚姻的喜悦里。在一次文友聚会上，黎明问惠子，最近又发表什么新作了？惠子很坦然地回答，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都有一个默默奉献的女人，我就是那个女人。一年后，惠子生了一个女儿，惠子的心就放在了女儿的身上，吃喝拉撒，按时给孩子打疫苗，定期上医院检查身体，让男人从菜市场随便捎带买些菜，早上糊汤响午面过起了平常人的生活。

当然了，小城文友聚会仍然忘不了小城才女，惠子是每会必到的。那些80后，甚至90后的诗歌爱好者听“前辈”们讲小城才女的赫赫有名，看惠子逢会必带的个人诗集，都瞪大了眼睛看惠子。他们不明白眼前这个目光涣散，毫无气质的女人怎么就能写出那么有灵性的诗？

那个搞绘画的男人五年后终于成名了。成名了的男人有一天在惠子面前放了一张“离婚协议书”。男人说，离婚吧，我真的忍受不了你的平庸。惠子随后知道了男人爱上跟他学绘画的女弟子。男人说，惠子，我真的不敢相信“小城才女”的桂冠会戴到你的头上，我甚至怀疑那些诗是不是你写的？你看看你的穿衣打扮，你看看你走路的姿势，你再看看你在菜市场 and 菜贩子讨价还价的形象……惠子没等男人的嘴巴停下来，扬起手狠狠地抽了男人一个耳光，转身离去。男人愣在那里，看着远去的惠子，目光迷离。

不管如何，在洛城文化馆的档案室里，在某一个档案柜里，有一个档案袋，里面装着一本厚厚的诗集。作者是惠子。牛皮纸档案的封面上写着“小城才女”。

图书馆坐落在洛城最繁华的大街上。馆里的现代诗专柜里，小城才女的诗集永远是洛城读者引以自豪和骄傲的。你总能听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瞧，这是我们洛城最有名的诗人，和舒婷、席慕容齐名呢！另一个人就会不由自主地念出了声——小城才女啊！



浇 花

客厅里有四盆花，说是“花”，没有一盆开放的，但都绿得可爱，真正的郁郁葱葱。一盆君子兰，一盆玉树分别放置在电视机两侧；一盆棕竹，一盆铁树在鱼缸左右。长方形的鱼缸里五尾金鱼——两条黑色的，三条红色的——在水草间嬉戏。

秦歌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花儿浇水。去卫生间给喷壶里注了水，然后“扑哧扑哧”地打气，优雅地给那些玉树啊、棕竹啊喷水。那从喷壶喷出的水像雾弥漫在绿云一样的枝枝叶叶上。圆形的、锥形的叶面上就有了露珠往下“滴答滴答”地掉。

这时候，妻子美云正窝在沙发里看电视剧《还珠格格》。美云看电视很投入，懒懒地靠在沙发上，脱了袜子的双脚蜷缩在双腿之间，两只手就去握了两只脚，两只眼睛盯着电视机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一会儿又恨恨地，当然是恨容嬷嬷了。

秦歌浇了花，看着满室苍翠，心里就舒服了许多，捏了一撮鱼食投进鱼缸，看那几尾金鱼从水深处游上来抢食，就很惬意地笑。然后走到沙发前，拥了美云一起看电视。秦歌的右臂环在美云的腰上，美云就顺势窝在秦歌的怀抱里，回眸一笑，说，我的沙发来了，让我好好靠一靠！美云的脸上充满幸福的笑。四十岁的人了，不见一点老态。没有臃肿的眼袋，没有明显的鱼尾纹，脸盘上也不见褐色的色斑。倒是白里透出隐隐的红，用健康、美丽来形容绝对不过分。美云的头发长，衣领却开得低，露出的那一段脖颈就特别长，又白，在日光灯下让人有一种欲吻的冲动。

秦歌写下上面这段文字时，心里酸酸的，这样的日子离开他们已经多久了？客厅的花已经移到阳台外边。那盆棕竹和君子兰枯死一年多了，只有玉树和铁树还在强撑着，靠了自然的光和自然的雨来维持生命。整



个客厅死气沉沉的，沙发上有一层细细的灰尘。

都怪买回了电脑！秦歌想。当初是秦歌和女儿轮番上阵才攻开了美云的金口。电脑买回来了，女儿用得少，秦歌用得多，秦歌有理由啊——我要写东西。秦歌的东西写的没有成绩，秦歌的QQ功夫却了得。慢慢的，秦歌一进书房就不出来了。每天晚上都是一两点才睡，那时候，美云早睡了。秦歌一倒在床上浑身骨头就像散架了一样，眼睛困，身上困，连身子也不想翻一下。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的十点多了。

秦歌再看美云的时候，心里就一个字——俗！秦歌埋怨美云不看她写的东西，对他的失败和成功不闻不问。秦歌的心思就放到了网上。写了小说，写了诗就贴上去。他很在意那个网名叫“烟雨蒙蒙”的网友的看法和评论。

秦歌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上QQ。“我在这儿等你，你知道吗？”大多时候，“烟雨蒙蒙”早上线了。离线的时候，她会留言“你好吗？我很好！”

这一个晚上，夜，已经很深了。秦歌揉了揉发困的双眼，看了看“烟雨蒙蒙”发过来的“886”关掉电脑，站起来伸伸腰，回到卧室。他忽然发现在梳妆台上有一盆文竹，可惜的是枝枝叶叶已经泛黄，正一丝丝地脱落。怎么就没注意这儿还有一盆花呢？是谁放的？是美云吗？她一直不管这些花花草草的。看到这盆没有生气的花，秦歌才想起好长好长时间没有打理屋子里的花了。秦歌走过去，闭着眼睛的美云脸盘子憔悴了，没有了往日的红润和生气。美云，你怎么瘦成这样了？秦歌心里想着，嘴里不由地说出了声。他的手在美云的脸上抚了一下，把扑在脸颊上的长发拢后去，那曾经飘逸的长发也涩涩的。美云的泪就涌出来，左眼的泪水越过鼻翼流进右眼，混合了右眼的泪水滴落在床上。

美云——美云——

秦歌洗了一把脸，在这个深更半夜里，把阳台外的花重新搬进客厅，他开始认真地给每一盆花浇水。那些沾了水汽的花儿又绿生生地舒展了腰肢。秦歌走进卧室，把那盆文竹捧在手上，轻轻地吹一口气，看着文竹在多情地摇曳，就笑了，说，我会好好珍惜你的。



强子和麦子的故事

强子拦住麦子说，今天碰到你了，一定要到我家去。

麦子说，不了。你看天色也不早了。太阳都落山了。这时候，天色忽然就暗下来。远处的村庄隐在黑色的夜幕里。近处的槐树张牙舞爪如鬼怪。

强子还是拦住麦子说，你真的不去吗？你也太狠心了！我们曾经相好了一场，你都忘记了吗？

麦子看看坐在自行车大梁上的女儿，强子，过去的事就不要说了。我要走了，孩子都快瞌睡了。女儿的眼睛眯着，昏昏欲睡的样子。下次吧，下次吧。

谁家的狗吠了两声。强子不见了。

强子是麦子的初中同学，三年里，有两年时间和麦子坐一张桌子。强子人长得细高白净，学习成绩一直是班上第一名，也就理所当然的是班长。这样呢，强子就成了班上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强子挂在桌边墙上的“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军绿色帆布书包里就永远不缺了三核桃两枣，还有一捧花生和几颗硬硬的水果糖。但这些小么零碎都没有打动强子的心。强子喜欢和他坐一张桌子的麦子。麦子那次装疯卖傻地倒在他怀里的感觉像一枚钉子深深地嵌在强子的心尖尖上，痛并快乐着。

那个月光如水的夜晚，强子和麦子走在铺满农民收获的麦草的操场上。鼻子里满是从地里新割回的麦草的香气和操场边上核桃树涩涩的味道。强子很夸张地抽动鼻翼，对麦子说，好香啊，你！麦子的脸在月色里热热的。胡说，是麦子的香。话刚说完，自己倒笑了。我说的是操场上摊开的麦子的香。强子坏坏地笑，反正都是一样的，麦子的香。我再闻闻。说着话，强子的脸就凑近麦子的脸，他用鼻子闻麦子的头发，好香啊！麦子低了头说，刚刚用皂角粉洗了的。强子忽然就在麦子的左脸